

宗鏡錄

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

雜類

121

潘桂明釋譯

星雲大師總監修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



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

121

潘桂明釋譯

星雲大師總監修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宗鏡錄／潘桂明譯.--初版.--高雄市：佛光，
1996 [民85]

面；公分--(佛光經典叢書；1221)
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；121》

ISBN978-957-543-470-0(精裝典藏版)

ISBN978-957-543-471-7(平裝)

1. 禪宗

226.61

85007753

□□有著作權・請勿翻印・歡迎流傳
□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・請寄回更換

□ 定 初 登 法 律 印
記 顧 問 刷 者
價 版 證 □ □

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
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
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
宜蘭市前金區賢中街一七號
高雄市左營區鹽田路八號
中茂分色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舒建中、王英富律師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一號
一九九六年八月
二〇一二年一月再版五刷

地電網劃流通戶號址名處

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五三號
（○七）六五六一九一一一六八
<http://www.fgs.com.tw>
佛光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佛光山文化事業發行部
高桂芳（付謹惠書名）二一二二
（一〇一）

傳真
電子郵件
號碼撥打

(〇七) 六五六三五四六

發出釋總總
行版譯編監
人者者輯修

星雲大師 慈惠法師 潘桂明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依空法師（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恩容法師 恩嘉法師

依空法師（台灣）；王志遠

賴永海（大陸）

總序

丁巳年

自讀首楞嚴，從此不嚐人間糟糠味；
認識華嚴經，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。

誠然，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，苦海之寶筏，為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，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，頂戴感恩的心情！可惜佛教經典因為卷帙浩瀚，古文艱澀，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，望而生畏之憾，因此多少年來，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，以使法雨均霑，普利十方。

一九九一年，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，是年，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「白話佛經編纂會議」，將該套叢書訂名為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。後來幾經集思廣義，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：

一、啓發思想：全套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共計百餘冊，依大乘、小乘、禪、淨、密等性質編號排序，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：

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

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

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

二、通順易懂：每冊書均設有譯文、原典、注釋等單元，其中文句鋪排力求流暢通順，遣辭用字力求深入淺出，期使讀者能一目瞭然，契入妙諦。

三、精簡義賅：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，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，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，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誤謬。

四、雅俗共賞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雖是白話佛典，但應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，以達到雅俗共賞、三根普被的效果，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、源流、解說等章節，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、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。

茲值佛光山三十週年，諸方賢聖齊來慶祝，歷經五載、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也於此時隆重推出，可謂意義非凡，論其成就，

則有四點可與大家共同分享：

一、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：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，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，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，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。有鑑於此，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叢書突破窠臼，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，作有系統的整理，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！

二、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、南京兩大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，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，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，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。

三、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，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，藉此銜接兩岸佛學，使有互動的因緣。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，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啟發之作用，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。

四、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、啟發性、教育性、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，有別於坊間一般「照本翻譯」的白話佛

典，使讀者能充份享受「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」的法喜。

今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付梓在即，吾欣然爲之作序，並藉此感謝慈惠、依空等人百忙之中，指導編修；吉廣輿等人奔走兩岸，穿針引線；以及王志遠、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；劉國香、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；滿濟、永應等「寶藏小組」人員的匯編印行。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，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，功竟圓成！

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、全力以赴的鉅作，但經義深邈，實難備盡；法海浩瀚，亦恐有遺珠之憾；加以時代之動亂，文化之激盪，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，或有差距之處。凡此失漏必然甚多，星雲謹以愚誠，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，是所至禱。

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

編序

丁亥年九月

敲門處處有人應

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是佛光山繼《佛光大藏經》之後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，以將傳統《大藏經》菁華化、白話化、現代化為宗旨，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，以通俗親切的面貌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。

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，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，各種文化、教育事業蓬勃創辦，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，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。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，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。從開始構想、擘劃到廣州會議落實，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；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，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持持，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。

這是一套多層次、多角度、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，取其菁華，捨其艱澀，希望既能將《大藏經》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，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。我們祈望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具有四種功用：

一、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——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，一套《大藏經》就有九千餘卷，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。《寶藏》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，既不失《大藏經》的法味，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，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，以捨棄龐雜的枝節。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，其間難免有所缺失，謹請十方仁者鑒諒。

二、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——現代人離古愈遠，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，往往視《大藏經》為艱澀難懂之天書，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，亦只能望洋興歎，欲渡無舟。《寶藏》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，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，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。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，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，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，兩全為難。

三、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——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可以深入，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，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，不易尋覓捷徑。《寶藏》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，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，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，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。然而大陸佛教於「文化大革命」中斷了數十年，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，《寶藏》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，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，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，不易滌除積習，若有未盡中肯之辭，則是編者無奈之咎，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。

四、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——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皈依，也是世界眾生的心靈寶藏，可惜經文古奧，缺乏現代化傳播，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，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？如何普濟僧俗兩眾？我們希望《寶藏》是百粒芥子，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，使讀者由淺入深，略窺三昧法要。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，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，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，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。

大師護持中國佛教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，已印證在《寶藏》圓滿出版的成就和

近百位學者身上，是《寶藏》的一個殊勝意義。

謹呈獻這百餘冊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為師父上人七十祝壽，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。至誠感謝三寶加被、龍天護持，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，惟願《寶藏》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，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，普濟世界眾生！

目錄

● 題解
● 經典

1 標宗章	一
卷一	三
卷一	三
卷六	六
卷十七	九
卷二十五	一〇六
卷三十四	一一六
卷三十五	一一三
卷三十六	一七一

卷二十六

一九一

卷四十二

一〇一

2 問答章（卷六十一）

一一一

3 証章

一三五

卷九十四

一三五

卷九十七

一三八

卷一〇〇

一四五

● 源流

一六一

● 解說

一七一

● 附錄

一八三

● 參考書目

一九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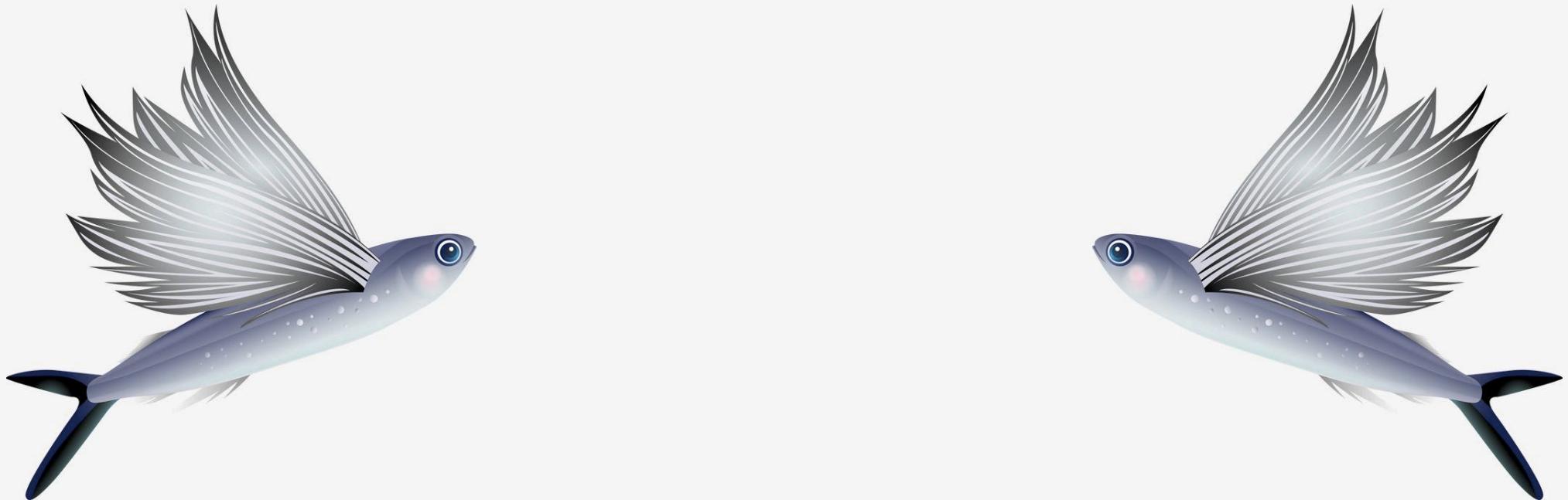


題
解

《宗鏡錄》是中國佛教的一部重要著作，由五代宋初杭州永明寺禪僧延壽編集而成。他根據《楞伽經》所說「佛語心爲宗」，乃提出「舉一心爲宗，照萬法如鏡」的教法。意思是說，以一心爲根本，即可如明鏡洞徹萬法，因而定名爲《宗鏡》。「錄」，即編纂、集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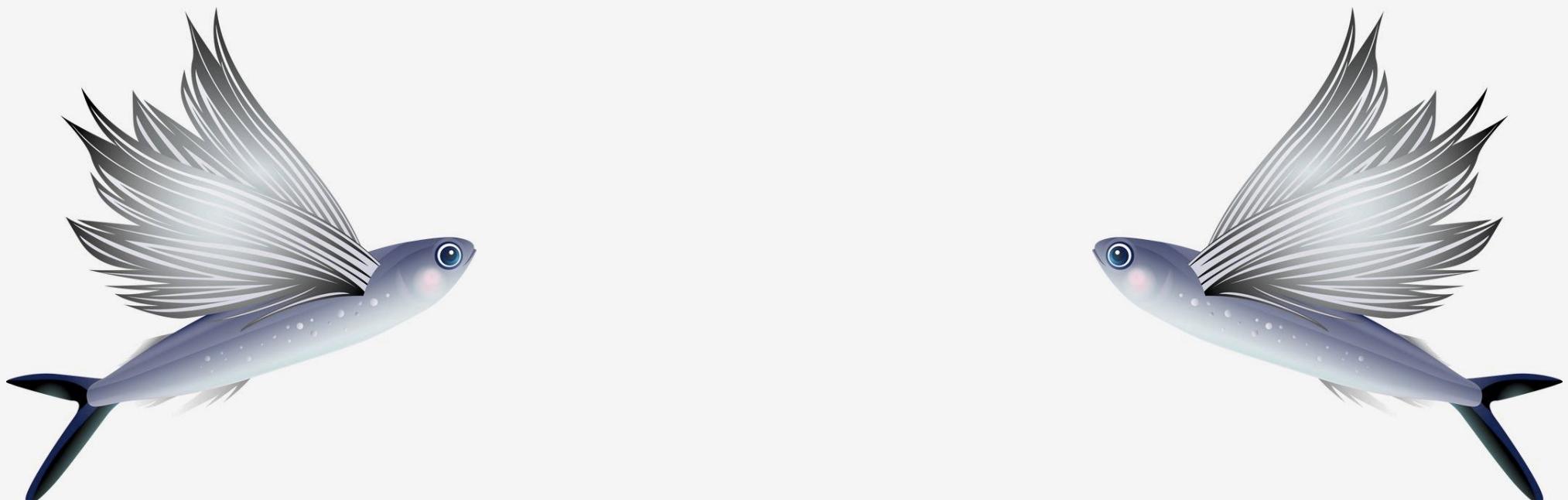
《宗鏡錄》編成後，先是「吳越忠懿王寶之，秘於教藏」（楊傑《宗鏡錄序》），叢林多不知其名。直到宋神宗熙寧（公元一〇六八——一〇七七年）年間，圓照禪師始將此書傳出，於是四方衲子爭相傳誦。其後，元豐（公元一〇七八——一〇八五年）年間，皇弟魏端獻王出資鏤板印刷，分施《宗鏡錄》給當時著名寺院，但各地學者仍很難見到。宋哲宗元祐（公元一〇八六——一〇九四年）年間，禪僧法涌、永樂、法真等人受吳人徐思恭之請，以「三乘典籍，聖賢教語」予以「校讀」（楊傑《宗鏡錄序》），改訂後重新刻板流行，使之稍廣傳播。明末刊刻《嘉興藏》時，智旭將法涌等人的本子又重新加以刪定，自陳：「癸巳新秋，刪其蕪穢，存厥珍寶，卷仍有百，問答仍有三百四十餘段，一一標其起盡。庶幾後賢覽者，不致望洋之歎，泣歧之苦矣！」（《靈峰宗論》卷七之二）到了清代，繼有節本出現。宋以後官、私刊本大藏經，大

www.doc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多加以載錄。

延壽禪師（公元九〇四——九七五年），俗姓王，浙江餘杭人。時當吳越武肅王錢鏐崇尚佛教，在此環境影響下，大師於總角（幼年）之歲，即已嚮往佛教。年二十，便不再食葷。曾爲餘杭庫吏，後遷華亭鎮將，督納軍需。年三十，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得知他慕道心切，於是順從其志，聽其出家。延壽遂捨棄家庭妻兒，剃度受戒，禮四明翠巖禪師爲師。不久，入天台山修習禪定，並參謁德韶禪師，受其印可，成爲清涼文益再傳弟子。年四十九，住持明州雪竇山資聖寺，據傳，這時從他參學的人已經很多。年五十七，受吳越忠懿王錢俶之請，住持杭州靈隱寺，爲該寺第一世。次年，又受請住持永明寺（即淨慈寺），爲該寺第二世；從學者達二千餘人。《宗鏡錄》一書即在此時定稿於永明寺演法堂。年六十七，延壽奉詔於錢塘江邊的月輪峰創建六和塔，高九級，五十餘丈，作爲鎮海之用。年七十一，再度入天台山，度戒萬餘人。次年圓寂。

延壽一生誦《法華經》一萬三千部，禪教兼重而歸心淨土。高麗國王抄讀《宗鏡錄》後，遠慕聲教，遂遣使渡海入宋，敍弟子之禮，並奉金線織成的袈裟、水晶數珠、

金澡罐等法物。延壽親自爲隨同使者前來問道的學僧三十六人印可記載，使法眼宗從此遠播盛行於國外。

除《宗鏡錄》外，延壽還著有《萬善同歸集》、《神栖安養賦》、《唯心訣》、《心賦注》、《定慧相資歌》等多種。其中，《萬善同歸集》重點宣傳了禪淨合一思想，對後世佛教界影響尤其深遠。

延壽是融合五代宋初佛教思想最傑出的倡導者和實踐者。《宗鏡錄》的宗旨，首先闡揚宗密的禪教一致理論，將禪宗「頓悟」與《華嚴經》「圓修」結合，以「禪達摩，教尊賢首」爲立論中心，展開佛教內部的調息與融合。

據史實記載，爲了解決禪教間和教內各家間的矛盾，延壽曾召集唯識、華嚴、天台三家佛教學者，「分居博覽，互相質疑」，最後由他親自用禪門「心宗旨要」加以「折中」（《禪林僧寶傳》卷九）。在這一基礎上，完成《宗鏡錄》的編集。因此禪僧覺範慧洪關於《宗鏡錄》的成書，有如下記載：

「予嘗遊東吳，寓於西湖淨慈寺。寺之寢堂、東西廡，建兩閣，甚崇麗。寺有老衲謂予言：永明和尚以賢首、慈恩、天台三宗互相冰炭，不達大全，故館其徒之精法

義者於兩闈，博閱義海，更相質難。和尙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。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，西天、此土聖賢三百家，證成唯心之旨，爲書一百卷傳於世，名曰《宗鏡錄》。（《林間錄》卷下）

《宗鏡錄》全書多達一百卷，分爲三章，計八十餘萬字。第一卷至第六十一卷之前半部爲「標宗章」，內容爲「立正宗明爲歸趣」；自第六十一卷後半部至第九十三卷爲「問答章」，內容以「申問答用去疑情」爲主；第九十四卷至第一百卷爲「引證章」，內容爲「引真詮成其圓信」。所謂「正宗」，即「舉一心爲宗」，此一心宗，「照萬法如鏡」。延壽〈宗鏡錄自序〉云：「今詳祖佛大意，經論正宗；削去繁文，唯搜要旨，假申問答，廣引證明。舉一心爲宗，照萬法如鏡；編聯古製之深義，撮略寶藏之圓詮；同此顯揚，稱之曰錄。」這已充分表明，他要通過這一巨著，全面、深入地反復論證禪教一致的原理。他還認爲，由於此書的層層剖析，重重引證，其效果決不只是禪教一致，而且還能「和會千聖之微言，洞達百家之秘說」（《宗鏡錄》卷三十四）。

《宗鏡錄》既明言「舉一心爲宗」，則其核心當在「一心」的闡述上；經由闡述

「一心」而融合禪教。

何謂「一心」？延壽說：「謂真妄、染淨一切諸法無二之性，故名爲一。此無二處，諸法中實，不同虛空，性自神解，故名爲心。」（《宗鏡錄》卷三十四）這「一心」實際便是如來藏佛性，他說：「如來藏者，即一心之異名。」（《宗鏡錄》卷二）他又說：「一乘法者，一心是。但守一心，即心真如門。一切諸法，無有欠少；一切法行，不出自心；唯心自知，更無別心。……故知從心所生，皆同幻化，但直了真心，自然真實。」（《宗鏡錄》卷二）

若從形式上看，這「一心」似帶有禪宗心性論色彩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在《宗鏡錄》中，延壽通常更以《起信論》的真如緣起說來規範「一心」的含義。他說：「此一心法，理事圓備。……大矣哉，萬物資始也①。萬物虛僞②，緣會而生。生法本無，一切唯識；識如夢幻，但是一心；心寂而知，目之圓覺；彌滿清淨，中不容他，故德用無邊，皆同一性；性起爲相，境智歷然；相得性融，身心廓爾。」（《宗鏡錄》卷二）

這也就是說，世界萬物的本源是心（真如），由心（真如）緣起而理事全備，性

相圓融。

很顯然的，延壽對於「一心」，並不真正從禪宗的角度予以說明。可以說，爲了貫徹「性相圓融、禪教圓融」的原則，他不惜離開禪宗的立場。雖然他聲稱，《宗鏡錄》要「立心爲宗」（《宗鏡錄》卷四十一），似乎在堅持他自家禪宗的思想原則。實際上，他的立論依據主要是華嚴宗的思想。

縱觀《宗鏡錄》全書，在詮釋「一心」方面，大量引用了《華嚴經》及其華嚴宗的學說。華嚴宗興起於天台宗和唯識宗之後，法藏、澄觀等人以理事圓融無礙爲宗旨，倡導調和思想。隨著禪宗的興起，宗密又轉而大力提倡禪教一致。

上述華嚴學者的圓融思想，給予禪宗五家中最後形成的法眼宗深刻影響。法眼宗創始人清涼文益，十分重視華嚴學說，「他曾爲《參同契》作過注解（注已散失）」。在《十規論》中也明白地講述理事圓融的話。此外，他對《華嚴》的深義也能運用入化。他所講的禪，是會通教義來講，不是凌空而談。同時他又不滯著於文字，運用《華嚴》卻不露痕迹，故很巧妙。他以六相來體會《華嚴》的法界，也就是用六相（總別、同異、成壞）來體會理事的關係」（呂澂《中國佛學源流略講》，中華書局，公元一

九七九年，頁二四九）。文益的這種圓融思想，理所當然地影響到他的法孫永明延壽。在《宗鏡錄》自序中，延壽開宗明義提出，要以華嚴的理事圓融學說來和會禪教兩家、性相二門。

延壽與文益一樣，也善於以華嚴的圓融觀談論理事關係，宣傳禪教的調和統一。他要以禪宗與華嚴教的圓融為基礎，統一全部佛教，恢復佛教的地位和影響。

作為禪宗法眼宗的傳人，延壽認為，禪宗之所以在唐末五代「綿歷歲華，真風不墜」，較長時期內繁榮興盛，是由於禪師們「以聖言為定量，邪偽難移；用至教為指南，依憑有據。故圭峰和尚云：謂諸宗始祖即是釋迦，經是佛語，禪是佛意；諸佛心口，必不相違」（《宗鏡錄》卷一）。禪宗繁盛的原因，雖然並非如延壽所說，但延壽這一觀點的提出，在當時確有某些影響性。由於禪宗長期輕視經教，因而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，不免產生一些偏頗，逐漸落入空疏之弊，並使部分品格低下的禪僧混跡其間，造成禪門的偽濫。文益《宗門十規論》有頌云：「今人看古教，不免心中鬧；欲免心中鬧，但知看古教。」這一看法多少也是針對其時已出現的禪門弊端而發。而文益這種鼓勵禪者研習經典的思想，則被延壽繼承發展，成為禪教一致的重要依據。

延壽之世，禪僧呵佛罵祖、詆毀經教、不稟師承、蔑視戒律的風氣頗為流行，對佛教自身帶來嚴重危害。延壽清楚地看到了這一局面，並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意見，文云：

「近代或有濫參禪門，不得旨者，相承不信即心即佛之言，判爲是教乘所說，未得幽玄；我自有宗門向上事在，唯重非心非佛之說。並是指鹿作馬，期悟遭迷，執影是真，以病爲法。只要門風緊峻，問答尖新，發狂慧而守癡禪，迷方便而違宗旨。立格量而據道理，猶人假之金；存規矩而定邊隅，如添水之乳。一向於言語上取辦，意根下依通。都爲能所未亡，名相不破。若實見性，心境自虛，匿跡韜光，潛行密用。是以全不悟道，唯逐妄輪迴；起法我見，而輕忽上流；恃錯知解，而摧殘未學。毀金口所說之正典，撥圓因助道之修行；斥二乘之菩提，滅人天之善種。」（《宗鏡錄》卷二十五）

「近代相承，不看古教，唯專己見，不合圓詮；或稱悟而意解情傳，設得定而守愚闇證，所以後學訛謬，不稟師承。」（《宗鏡錄》卷四十三）

又寫道：

「深嗟末世誑說一禪，只學虛頭，全無實解；步步行有，口口談空。自不責業力所牽，更教人撥無因果；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，行盜行姪無妨般若。」（《永明延壽禪師垂誠》）

從禪教一致角度來說，延壽認為，這種傾向十分危險。他指出，參禪與研習經典應該是相輔相成，互相促進的。故說：

「祖標禪理，傳默契之正宗；佛演教門，立詮下之大旨。則前學所稟，後學有歸。」

（《宗鏡錄》卷一）

「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，恐慮不詳佛語，隨文生解，失於佛意，以負初心。或若因詮得旨，不作心境對治，直了佛心，又有何過？只如藥山和尚，一生看《大涅槃經》，手不釋卷。」（《宗鏡錄》卷一）

當然，就教家言，也有必要與禪門會通互補。這正如他所說：

「夫聽學人誦得名相，齊文作解；心眼不開，全無理觀；據文者生，無證者死。夫習禪人唯尚理觀，觸處心融；闇於名相一句不識。誦文者守株，情通者妙悟。兩家互闕，論評皆失。」（《宗鏡錄》卷四十六）

禪教的統一融合，這是佛教的需要。其中，禪宗的頓悟與華嚴的圓修相結合，更是理所當然。對此，孔維勤《永明延壽宗教論》一書寫道：「永明圓教，本乎曹溪之性宗，故爲禪教一致之表詮直指之教。其所集之祖教，亦惟顯圓宗。一一緣起，皆是法界實德，不成不破，非斷非常，纔有一法緣生，無非性起功德。永明延壽禪教一致之見地，最大之特點，即爲融華嚴與禪宗爲一爐。」（新文豐出版公司，一九八三年，頁一〇四）

《宗鏡錄》所提倡的禪教一致，對宋以後的中國佛學產生過重要影響。

北宋的統一，給社會的政治生活以巨大影響。新統一的封建王朝，致力於強化中央集權專制統治，在政治、軍事、財政大權收歸中央的同時，還注意思想文化方面的統制，逐步建立起完善統一的意識形態。爲了適應當時社會政治的實際需要，佛教在對外尋求「儒佛一致」和「佛道一貫」的同時，對內則強調各宗各派間的圓融統一。

永明延壽之後，北宋雲門宗禪僧明教契嵩，也積極主張禪教一致、禪淨合一，並大力推進佛教與儒、道間的調和一致。他們的這些活動，實現了對禪宗思想體系和修習方式的全面改造，重塑了唐末五代時禪宗的形象，成爲禪宗思想史上的一大轉折。

受延壽《宗鏡錄》禪教一致論影響者，歷代不乏其人。北宋元祐（公元一〇八六——一〇九四年）年間，寶覺禪師在看了《宗鏡錄》後說：「吾恨見此書晚。平生所未見之文，功力所不及之義，備聚其中。」（《人天寶鑑》）他不但手不釋卷，孜孜研讀，還撮錄玄要，成《冥樞會要》三卷。南宋孝宗（公元一一六三——一八九年）在位時代，儒士述庵薛澄在其師天台草庵圓寂後，曾爲之作祭文，其中備贊禪教一致，說：

「吾佛明心，禪必用教，教必用禪。如江如湖，流雖不同，所鍾一源，如日如月，時或云殊，所麗一天。譬以二藥，治衆人病，所期者痊。奈何末途，兩宗被魔，學者泥偏，私立位號；互爲矛盾，其門必專。教而視禪，了不相安，如針著氈；禪而視教，欲割不能，如癟附咽。」（《佛祖統紀》卷二十一）

其後，元代著名禪僧中峰明本也認爲：

「豈佛法果有教、禪之二哉！以其神悟，教即是禪；以存所知，禪即是教。」（《中

峰廣錄》卷十六）

「如一佛之垂化，觀萬法唯一心。一心即萬法，所以彰萬法爲教，標一心爲禪。

名常異而體常同，教即文字而禪離文字也。究其所以，特不過破情執之迷妄，混入一心之靈源而已。」（《中峰廣錄》卷十八）

明末高僧蕩益智旭對《宗鏡錄》亦極為重視，前後曾披閱該書四遍，發現其中有後人添加的部分，一一悉心予以剔出，重加整理修訂。清初雍正皇帝以禪門宗匠自居，對歷史上各家禪多有所抨擊，但對延壽的禪教一致思想卻讚歎不已。他在《御選語錄》的〈永明編序〉中寫道：

「宋初，杭州永明智覺禪師，平生著述有《宗鏡錄》、《唯心訣》、《心賦》、《萬善同歸集》等，凡千萬言，並在大藏，有流傳海外者。朕披閱採錄，不勝敬禮喜悅，真所謂明逾曉日，高越太清。如鼓師子弦，衆響俱絕；如發摩尼寶，五色生光。信爲曹溪後第一人，超出歷代大善知識者，特加封妙圓正修智覺禪師。卷中《萬善同歸集》一書，禪師自謂略述教海之一塵，普施法界之含識云。自師證明，方知大小齊觀，宗教一貫。」

他還親自「錄其綱骨，刊十存二」，編爲《宗鏡大綱》一書，加以弘傳。延壽以後的禪教合一論者，受《宗鏡錄》的啓發，多數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論證。

其一，借教悟宗說。如北宋禪僧圓悟克勤於政和（公元一一一一一八年）

年間，曾以華嚴宗的圓融無礙「四法界」學說，向居士張商英說禪。他認為，「心、佛、衆生三無差別，卷舒自在，無礙圓融」；禪的最高境界就是華嚴的「理事無礙」、「真俗無礙」境界（《居士分燈錄》卷下）。明代高僧雲棲袞宏也指出：「其參禪者，藉口教外別傳，不知離教而參是邪因也，離教而悟是邪解也。饒汝參而得悟，必須以教印證；不與教合，悉邪也。」（《竹窗隨筆·經教》）

其二，以心解教說。以為只解教而不習禪，教也不是真教。如晚明高僧紫柏真可說：「若傳佛語，不明佛心，非真教也。」（《紫柏尊者全集》卷六）

總之，受《宗鏡錄》的影響，禪教一致思想在宋代以後已廣泛流傳，成為禪學的重要組成部分，而禪教一致的實踐則成為宋以後禪僧生活的內容之一。

由於《宗鏡錄》規模龐大，卷帙過多，對於一般佛教徒來說，閱讀不便，理解困難，所以，它的實用性受到局限，社會效果也相對削弱了。但是，從另一角度看，本書內涵豐富，引證資料廣泛。其中屬於佛經方面的有一百二十種，屬於祖師語錄的有一百二十種，其他論著六十種，共計約三百種。在當時佛教書籍散佚嚴重、義學已趨

衰退的情況下，這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它為後世學者提供了研究的方便。其中保存的一些資料，對於今天的學術界來說，更是十分珍貴。如南嶽懷讓和青原行思的兩段法語，都未載錄於《景德傳燈錄》、《古尊宿語錄》等禪宗典籍，「問答章」中所引用的《中論玄樞》、《唯識義鏡》等書，現在都已失傳，幸賴《宗鏡錄》而想見原著的概貌。

延壽雖承嗣禪宗法統，但他具有較高的義學修養，於空有二宗、性相各家均有研究。《宗鏡錄》一書，便是由他召集法相宗、華嚴宗、天台宗三家學者，在「分居博覽，互相質疑」的基礎上編集而成。所以，《宗鏡錄》的內容難以一言概括。但可確信的是，全書立論，重在頓悟、圓修。南宗禪提倡「頓」，《華嚴經》提倡「圓」；把禪宗的頓悟與《華嚴經》（華嚴宗）的圓修結合起來，即所謂「禪尊達摩，教尊賢首」。延壽說：「《宗鏡》略有二意：一為頓悟知宗，二為圓修辦事。」（《宗鏡錄》卷四十）本書節選的章節，便是以上述中心思想為標準。

延壽佛教思想的另一重點是禪淨合一說，這一思想雖然在《宗鏡錄》中也有所反映，但更多地表現於《萬善同歸集》中，所以這裏沒有選錄。此外，為了突出「一心」

的地位和意義，《宗鏡錄》以大量文字，從法相唯識宗的角度，對一切現象的生起、本質和相互關係等作了極為詳盡細緻的分析。這方面的內容散見於各章各卷，可專題另作探討，也可參閱孔維勤先生所著《永明延壽宗教論》一書後面各章，因篇幅所限，這裏也未選錄。

本書「原典」部分使用的版本是《磧砂藏》本。

注釋：

①萬物資始也：《大正藏》中，作「萬法資始也」。

②萬物虛偽：《大正藏》作「萬法虛偽」。



1 標宗章

卷一

譯文

全面觀察佛教，祖師所標舉的禪理，傳授無言默契的正宗；諸佛演示教門，建立文字語言的旨意。從而，前賢以此稟承，後學有所依歸。因此，本書首先安排「標宗章」。因有疑惑，故而發問；爲了斷除疑惑，所以要作回答。因發問而使疑情得以開啓，又因回答而使妙解暗中萌生。人稱這一佛教「圓宗」，既難以信入，也難以悟解。它代表佛教最深奧的義理，須具備最上等的機緣。倘若不借助於文字語言，那麼就無法蕩滌人們的妄情執著。循著手指方向，可見到月亮，這是一種隨宜方便；逮住了兔子，可捨棄逮兔的工具，自然與天真之道相合。

其次建立「問答章」。可惜如今已是末法時代，上等根機的人已極難見到。衆生

普遍見識淺薄，心性浮躁，根機低微，智慧奇短。通過「標宗章」，使他們明白宗旨，實有所歸；通過「問答章」，使他們逐漸消除疑惑。但是，要想強固人們的信念，還需借助於驗證。所以，仍要廣徵博引佛經和祖師的真實言論，緊密契合圓頓恆常的真理，並普遍採納各類經論的要旨，圓滿成就必定的正信無疑之心。因而最後設立「引證章」。以上所立三章，合起來是一個整體；經過搜集統括，佛教的核心內容幾乎都已包容於此了。

原典

詳夫祖標禪理，傳默契之正宗；佛演教門，立詮下之大旨。則前賢所稟，後學有歸。是以先列「標宗章」。爲有疑故問，以決疑故答；因問而疑情得啓，因答而妙解潛生。謂此圓宗，難信難解，是第一之說，備最上之機。若不假立言詮，無以蕩其情執。因指得月①，不無方便之門；獲兔忘蹄②，自合天真之道。

次立「問答章」。但以時當末代，罕遇大機。觀淺心浮，根微智劣。雖知宗旨的有所歸，問答決疑漸消惑障。欲堅信力，須假證明。廣引祖佛之誠言，密契圓常之大

道，偏採經論之要旨，圓成決定之真心。後陳「引證章」。以此三章，通爲一觀；搜羅該括，備盡於茲矣。

注釋

●因指得月：佛教常用的一種譬喻手法。以「指」比喻言教，以「月」比喻佛法。以爲一切言教，無非是爲方便啓發他人而設立。如同以指指月，令人因指而見月。不應只見指而不見月，即不應執著於言教而忽視了佛教的根本精神。

◎獲兔忘蹄：語本《莊子·外物篇》：「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。」蹄，是一種捕兔的工具。意思是說，蹄是捕兔的工具（手段），一旦達到目的，這種工具就可以丟棄。

譯文

問：古代高僧曾說：若要我建立宗旨，就好比從烏龜身上取毛，兔子頭上尋角。《楞伽經》的偈頌說：「一切法不生不滅，不應立這一宗旨。」那麼，爲什麼卻要標

立這一章的名稱呢？

答：此語並不盡然。假若建立沒有宗派之見的宗旨，那也就是宗門與教說同時通達無礙。過去佛都垂示方便接引之門，禪宗也開闢了一條通往覺悟的道路，萬萬不可執著方便而迷失了根本旨意，也不可丟棄方便而斷絕了教說。然而，當機之前不必言說，言說之後沒有真實。假如說是存在著一解一悟的分別，就談不上一乘佛法，只能算是方便的佛法。所以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以佛眼察看整個世界，一切事物既不見「無」，更何況「有」？一切事物本質是空，所以能破除各種錯誤認識。即使要讓菩薩成佛這樣的事，尚無可能，何況凡夫俗子認識顛倒，執著於有！」

現在我依據佛和祖師的言語教說，從學佛者隨時隨處發明心性的角度概括，立「一心」以爲宗旨。西方釋迦牟尼佛說：「以佛所說的心爲綱宗，以無門爲法門。」漢地禪宗初祖菩提達摩說：「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。」諸佛一一傳授，傳授的就是這一旨意；祖師歷代相承，相承的就是這一個心。

剛才概述了諸佛和祖師所立的宗旨，接著再說教家學者所立的宗旨。華嚴初祖杜順和尚根據《華嚴經》，建立自性清淨圓明本體。這也就是如來藏中的真如本體，它

的本性從來圓滿具足，處於污垢而不染著，不因陶冶而潔淨。所以說，自體清淨，光明普照十方，無處不爲之廣被。所以說，圓滿光明而又隨波逐流，似乎受了污染卻仍潔淨如初，由於隨緣自在反而除却塵垢而無不淨。這一眞如本體，在聖人身上並不見得有所增加，在凡人身上也並不見得有所減少。雖然它有顯著和隱蔽的不同表現，但本質上沒有差異。若是煩惱覆障，它便隱約不見；若是智慧照耀，它便清晰顯露。它並非由「生因」所生起，而是通過「了因」來照顧了悟。這也就是衆生自心的本體，它具有靈知靈覺，體用雙舉，無所遺漏。這不但是華嚴宗的根本，而且也是一切教門的主旨。

《佛地論》建立一個清淨法界本體。《論》中說：「清淨法界，就是一切如來的真實自體，它從本以來自性清淨，圓滿具足一切。世界無數至精至微的元素，以及本體界、現象界的所有功德，都無生無滅，如同虛空。世間一切有情，沒有高下，一概如此。一切事物，既非同也非異，既非有也非無。離開一切事相，所有認識和概念，都不復存在。唯一真實的是清淨智慧所證得的兩種「無我」。由此而體現的眞如，便是它的自性，它由諸聖分別證得，又由諸佛圓滿證得。而這一被證得的「清淨法界」，